雪 夜

（外两首）

□无为县昆山镇汪田小学　　黄　　平

夜空，涌动着白色蝶群
北风
打着呼哨，挥动长长的丝带
一只蝶练习跳伞
一群蝶练习跳伞
大地上
栖满
细碎的翅膀声

听雪的人，守着一盏灯
打开耳朵
听万物头顶上的梨花绽放，蝶群飞舞

醒着的水，暗暗用力
铸造冷兵器——
一柄斩断时光河流的利刃

冰
嘘，请不要惊动我
这个夜晚，北风磨刀霍霍后
身影渐行渐远
我柔软的心，也渐渐坚硬起来
垒成石头
这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
柔软变成坚强
怯懦磨成明晃晃的利剑

在苗条的河里，在减肥后的池塘中
没有风真好！我内心秘密的火
静静燃烧
夜色似乎已经凝固。雪乌鸦
蹲在光秃秃的枝桠上，沉默不语
一会儿是孤独寂寞，一会儿还是孤独寂寞
它的嗓子早就丢失在茫茫夜色
我不想听琴声，也不想听歌谣
就这样寂静无声
就这样寂静无声中，生长着冬天的骨头

嘘，请不要惊动我
这个夜晚，没有星星点灯
没有月亮爬树
只有一簇冷焰在悄悄闪烁
我积攒四季的力量，在今夜
凝聚，凝聚，再凝聚
凝聚成
一条站立的河流
抑或生活的脊梁

紧急召集雪天
北风的脚尖刚刚跨过
大雪
便悄无声息地占领乡村
母亲坐在火箱里
惦念她的孩子们
那是一群活蹦乱跳的鸡

窗外一朵朵雪花
寻找停泊的岸口
母亲忍不住推开门扉
紧急召集雪天
一声声长长的呼唤中
那些乖宝贝花朵般簇拥过来

母亲用她捻过泥土的指头
挨个点着鸡的额头
一遍又一遍数着

落雪的黄昏
细心而又耐心的母亲
生怕自己的孩子
迷失在茫茫的雪夜

故园晚秋
□寿县教育局　　马从春
十一月的阳光
张开大手轻轻一挥
天空的蔚蓝
大地的金黄
被旋转的季节迅速收藏

谁家的女子
手持一枚红叶
站在秋天的底站张望
日历便用她的纤纤玉指
缓缓打开冬天的扉页

野塘残荷犹在
采莲人早已远去
凉凉的雨滴
漫过枯枝残叶
拨弄初冬的诗意琴弦

沿着季节的走向
秋天向更深处蔓延
菊花占领故乡的山岗
一条蜿蜒的小径
通往记忆中的童年

山间谁家的袅袅炊烟
惊起归巢的倦鸟
烟笼晚霞
霜华悄悄落下
一盏乡愁伴着油灯而眠

故 乡
□祁门县胥岭学校　　孙祁岗
远方是梦中的新娘
将牵挂和烛光
密密缝进游子的衣衫
叹一声儿大不由娘
恋上远方是一种伤

乡愁是故乡的炊烟啊
是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线
永远到不了的地方叫远方
魂牵梦绕的来处是故乡
再次背起行囊
一点，一点
捡拾往日的时光
朝着故乡的方向……

一坡黄土，是我今生
永不能抵达的岸。
诗意和远方
子不语，白发苍苍
故乡成了
永远永远的远方

余晖尽染新安江　　□歙县街口中心学校　　姚孝生 /摄

取雪烹茶真快哉
□颍上县江口镇中学　　祝宝玉

居乡下，和雪更亲昵。皑雪纷飞，天地素装。小屋内读书，乏了，开小窗，观雪，雪不请自入，清醒我的头脑。忽想起前些日子一位普安的文友寄来的普洱，不正可此时取雪烹茶吗？古人是这么做的，我也可附庸风雅呀。
在书架上寻到那罐茶，置于案上。从厨房里抱着一陶罐，出门，雪声簌簌。我要寻一片干净的雪。屋脊太高，鸡埘污秽，皆不可取。抬眼望，那柴垛上的雪不正静待着我嘛。走上前，捧雪入罐。罐满，返身回屋。小炉正旺，将陶罐坐于其上，渐次，罐热雪融，又等半刻，水沸腾。
期间，我在悄然等待，茶在等待，茶具亦在等待。这番等待漫长而有趣，一场鹅毛雪飘飞屋外，屋里的人却将雪煮茶。我想，我饮了此茶，体内之味与身外之景便融合了，天地的混同，也将我包含于内。
先温茶具，然后冲茶。茶叶在壶内翻滚，草木的舞蹈，天然真趣。捧茶在手心，暖意浸入皮肤，沿着血脉，直抵达心房。临窗不语，雪在树梢上，雪在屋脊上，雪在画境里。想起大师吴昌硕的《煮茗图》，画的就是用春雪煮茗的雅事，画右部随意点染，淡墨轻扫，画出一把泥壶，壶形古雅朴拙。画上部有几枝梅花，自右上一直向左下斜出，俯仰、正侧、向背、交叠的梅枝与花萼，姿态生动有致。画左上有题记："梅梢春雪活火煎，山中人兮仙乎仙。禄甫先生正画丁巳年寒。"大师向往摆脱世间尘俗，与三二子扫雪煮茗，品啜梅下，谈诗论艺，过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式的隐逸生活。煮雪品茗得趣，跃然纸上。
回顾人间，依然红尘。想起《红楼梦》中妙玉煮雪烹茶的情节。妙玉招待黛玉、宝钗、宝玉喝"体己茶"，黛玉问她："这也是雨水煮出来的？"妙玉冷笑道："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隔年蠲的雨水哪有这样轻浮，如何吃得？"清高如妙玉，仿佛不食人间烟火，太高，不免冷寂一生。而身在俗世间的我辈，有二三知己，陋室畅谈，才是快意之事。
宋人金朋说有诗句曰："炉煨榾柮雪煎茶，松竹环居耐岁华。窗外玉梅疏弄影，助人诗兴两三花。"爱茶爱了那么多年，不知自己对此中真谛是否领悟一二。其实，人世间的万万千千是很难堪破的，知其不可堪破，才是真的堪破。何必自寻烦恼呢？我在乡间，有竹、有松、有梅，有一场可煮茶的大雪，有书为知己，消遣午后，不急不躁，不欢不忧，知足于茶水之间，常乐于杯盏之外。
取雪烹茶真快哉，是素心，是初心，不曾改。

冬夜 我阅读到一道疤痕
□东至县第一中学　　洪　　峻
苍白的书皮像老者的一幅遗容
面无表情地乍一对视 毛骨悚然
褐色的大标题如同惧怕寒冷的一群孩童
浑身颤抖地卷缩在一起

这是一本影印的旧诗集
据说已经绝版　是好心的淘宝卖家
从一所不太出名的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的藏书楼复制而出
价格便宜但字迹模糊　模糊到我怕一抬手就将其中的内容抹去

书的主编是个叫吉狄马加的诗人
我百度了下　他的身份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怎么我一点都不了解他　这些年我真是不学无术
诗坛上的大咖都不识庐山真面目

我小心地翻开第一页　接着跳过扉页和代序
我不需要序言也知道书的大致内容
因为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
全世界都知道汶川在哭泣　那是诗歌疼痛的中心

我失神地翻到第六页　终于在目录处发现一些似曾相识的名字
年轻时比较崇拜的几位诗人都陆续现身
王家新、韩作荣、叶延滨、雷抒雁，还有曾经给我写过书信的雨田大师
他们用良心集体默哀：北纬31度，东经103.4度，69227人遇难，17923人失踪

我知道　那一天都江堰流动的不仅仅是李冰的水
还有房屋、山体和孩子们的脆骨
我知道　那一天有那么多年轻鲜艳的生命
来不及开放　就草草过完了自己的桑榆百年……

我知道　那一天中国的心被撕裂成两半
一半在废墟下沉重地喘息　一半在大雨中痛苦着寻找
我知道　那一天一个个红色的绿色的书包乖乖地排列在操场上
可是　再也等不到自己的小主人　　等来的只是父母撕心裂肺的哭喊

妈妈说　我跪曲的姿势绝不是对上帝愤怒的臣服
我只是想宝贝在我的匍匐下活过来
孩子说　三口之家怎么能与八级地震对抗
爸妈　别闭眼　我要背着血肉模糊的家

那首《孩子，快抓住妈妈的手》虽寥寥几行
但读得我双眼潮湿　孩子　天堂里不知道有没有大学
哎，那一年我多想从江南出发　为你们一个个合上惊恐的眼睛
用双手用十指刨开钢筋、水泥　顽固地寻找微弱的呼声……

16

就在昨天　我还在群里与一群小弟讨论要不要出一本诗集
8800元就可以过把文人瘾都说很划算
可时至今夜　我却准备删除过去所有的诗文
文字里一旦没有烟火、盐分和血性就像犯罪一样让我寝食不安